21-15
486
4

波 29 4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話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

486 4

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悅忽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爲禪學乎。

凡事多著一分意思不得多著一分意思便涉於私矣○澐嘗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異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

求心錄

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即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即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慮

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太虛太虛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爲亦何從而見之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即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詡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爲體舍萬象無太虛舍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爲物合之則爲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良背行庭之義也○費處即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震澤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有詩云閑花落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所謂道體即是仁也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愼獨愼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磐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以前知者蓋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

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如不知之愈也○胡太常秀夫因聞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八音俱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皦如繹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為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澀而間斷謂之繹如若先擊鎛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況鎛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柷敔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文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生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為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即為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

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求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亦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求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宏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梆桂寇。半歲間三捷。寔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參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

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辛卯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天算術。授時歷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即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眞有志於學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眞學學而眞者知行必合一益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眞僞處省察學問儻弛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諭以僕爲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已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大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

知故格致即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過其知之爲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爲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文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即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名春心齋弟子也

來諭謂此心之中無欲即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尚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即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

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襍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眞體常存常見矣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為敢諫出為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為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眞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為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

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為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遍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黙為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為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為詬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歷間贈禮部尚書謚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眞心為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眞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義入神未足以與此也○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潦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心自是者皆雨澤之潦者也故易曰尚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眞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鷄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眞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

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大抵學問只是一眞。天之生人。其理本眞有不眞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眞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煖。眞心畧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過。即是致知。即是愼獨。即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眞心。亦不免於說影弄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已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歷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固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倥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

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輿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倥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曰。兒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悅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曰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肖。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卽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耳。○問存順歿寧。寧與不寧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芻茨土階。蔬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俱矣。善惡不同。俱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爲愉快。此中捏杌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捏杌。可磨滅乎。○求之於心。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

同然故盡心必証之聖人○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參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爲善而務遷之未能則爲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瀘水云公以求仁爲宗旨以學爲實功以孔氏爲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弟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煩又不遑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爲學故必以學爲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厭修乃來道積於厭躬蓋眞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所爲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遊錄語

學無多歧。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爲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爲合其本然。乃見天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如執定不信生死。然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即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既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深原無兩路。即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是本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囂囂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即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即所謂德義也。德義已所自有也。得已者。得其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別。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

不著實切磋別後便有餘憾存順沒寧亦復如是○問何謂之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笞孩子叫苦欲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裾隨之而歸終不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即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曾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温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為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邀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為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孔門之求仁即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為一致形上形下會為一原凝於冲漠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逈出塵

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為不學不慮在大人為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是萌蘖時生意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眞不為庸人則為小人已矣○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群動既息天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為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即一人亦手可扶元氣○立志既眞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岡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涸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為色轉即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為聲轉即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為事轉即出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群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捐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敘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糧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

京松江逼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衞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遍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輳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曾發心爲道不過依倚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眞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即白沙之養出端倪也朱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即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

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初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眞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朱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元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元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爲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眞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鷄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眞知馳求外吾心痴狂竟何爲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爲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卽良

知宋代有眞儒逼書或問之曷爲天下善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澀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歷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眞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論學書

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琢磨非頓養盛具積有嚙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 與江少峯

文集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

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欽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滾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象山集序）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之沒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歧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羈解縶

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爲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粧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櫓莫施碇纜無容然後視柁力之強弱以爲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傳百訛師心即聖爲虛無滂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元寞之見而外以逝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即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爲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潛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張元忭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寃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歷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

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愼察之以爲良知善必眞好惡必眞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簀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遽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

寄張洪陽○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謂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易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爲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答田文學）○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

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爲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以下寄馮緯川）○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愼察之，善必眞好，惡必眞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爲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爲不犯手工夫，然豈易言哉！此心即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憯憯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即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釋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

心也。曰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執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楊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為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仁之為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為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為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為天機。以情識為智慧。自以為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為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即此是獨。即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即是慎獨。即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為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文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兄之言而反覆之。知體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若云有定。不為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

無窮則將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與許敬菴）○兄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

○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忽者即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即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爲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眞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眞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

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爲其覺而能改也非謂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爲是也秋遊記○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宇笑曰舉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眞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眞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爲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爲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眞如而況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眞不假斷妄予言得之矣同上○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眞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下皆同○吾邑蕭靜菴曰曰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蒔一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爲也○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善樹木者茇其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爲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爭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却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爲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曰歸而思之益有省支湖名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曰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檢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駸駸立為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眞眞所謂滴骨血也

吾黨慧者論証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証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為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為自然也龍惕而不恰於自然則為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為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為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何必別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為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為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為主晚年造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陞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明儒學案卷十五終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　晉寶齋
莫　階芝庭校刊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德涵　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孫德溥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皐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

十一年辛亥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曰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欽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却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用處爲効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揑槃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龕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

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即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攷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生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傳撰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爲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

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如人問學於耿楚侗楚侗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霽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眞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教無所走作入妙通元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揅闕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敘非四聖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

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醵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

德涼號瀘水萬歷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道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才爲定論也

而咲[illegible]

先生受學於[illegible]天臺惟學劉[illegible]南會事出文[illegible]衷[illegible]劉意[illegible]篇[illegible]而[illegible]卒[illegible]正

東廓論學書

向來起滅之意尚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滯礙掃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光○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

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咎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穀夫）○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已百已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與鮑復之）○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眞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糠粃迷目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即是性分即是禮文又何偏內偏外之患乎若歧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與方時勉）○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愼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與胡廬厓）○遷善改

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愼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無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薛中離語○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徐波石○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顚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主遜少所寫上大人與填硃模者一點一畫不能一毫加損○小人之起私意昏迷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窮奢窮刻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顙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過之與聽其壅橫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曾宏之○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與洪峻之○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眞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播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自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輩病痛尚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之○云商量家事亦有則有我合同

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露魑魅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鳳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霧露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矣（與師泉）○兩峰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攖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攖不興意尚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則意發即誠僕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弟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眞（與雙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撿亦不藉著迹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與郭平泉）○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挾傷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答高仰之）○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

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汎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冥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簡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覩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功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議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眞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眞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踈此心無安頓處

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濮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無惡知無善而無惡意無善無惡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眞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愼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眞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自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簏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問諸生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某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眞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愼恐懼之功命名雖同

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覺常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踈略欠缺.○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却分知爲內.物爲外.知爲寂.物爲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爲點簡.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爲.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爲害道.○徐心初謂眞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眞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眞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自家眞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歸亦係.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無二塗轍.○問不覩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眞是瞞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覩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個戒懼.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却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裡

爭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有苦閑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虛了良知精明肫肫皛皛不粘帶一物意卽良知之運行見卽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爲意障倚於見便爲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三十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龍溪曰

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曰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爲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求悕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如何曰這方是肫肫皛皛實際○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慍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粘帶無往不粘帶○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

中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眞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脈○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個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却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却

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時時善事吾心。○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覩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眞本。不對動而言也。卽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眞靜也。若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眞志。則終日營營。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眞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眞能自

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安。不致參差。卽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卽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眞非以此貫之。○所諭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衆勿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眞實見善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遷。見諭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眞無私心。眞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安妥。乃爲眞安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夫

爲吾一身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不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卽程門之定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眞體之全.卽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爲二時.卽不能免靜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爲極至.而深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冰釋處矣.○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眞盡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眞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唯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明.察矣.若本吾之眞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說.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眞心.以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

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作與語固為行止與默亦為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斷段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既與之斷段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即為之掃蕩為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為著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為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慎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即慎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嚮晦宴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亦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即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在境上生分別○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為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

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眞切惟求復吾之眞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於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聚所先生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憒憒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憒天地間與蟲蟻爭活已耶○諸生夜侍劉思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即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即盜蹠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却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蹠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飡也可惜○李如眞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愜同寢九日

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倥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如眞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倥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一友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墻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一友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

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眞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倒是如今不曾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有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唯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曾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裏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閒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憒憒。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太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

礙他不得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心如太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邓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裡信得。不是心裡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即此一問四端盡露。眞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

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却常用著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依著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盧墓底却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爲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冒爲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

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曰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曰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眞聖人眞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劈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穀一日不息夫識

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即無靜時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佈置而自定者仁也必安排佈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識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爲不欲的不爲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爲不欲的不爲不欲他便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眞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問如何是本心曰即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

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卽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壽蛇添足之病○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愼之旨

四山論學

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爲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爲離却戒愼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爲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覩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爲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思成求正草　盧水

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爲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裡膠結不解吾將不爲君子所容矣○天地鬼神過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疎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古人以天地合德爲志故直從本體亦臨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帶掛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爲志故止從事爲安排佈置終不能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即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爲不了義諦夫參之爲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顧爲識爲信爲聞就

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以為總於人情世變毫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裡著已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慎獨之功即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為戒慎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為實也陽明洞見此者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為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為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覓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慎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工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己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公以求仁為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弟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為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遑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為適為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

與徐魯源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為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為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值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

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既薨不欲舉行册立二子俱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即以爲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會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釐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册立也先生即具册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爲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文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士咸知誦

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說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即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眞識

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爲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爲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卽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不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往復良苦。後遇念菴。則雙江不自滯。念菴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爲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

遵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來教若只說致知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即用也用即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麤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但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

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寔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見聞知識眞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眞妄之可言而眞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即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

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弗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通何往而不曰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爲得答周陸田○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爲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辨蓍困知說○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

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眞識及分別事識者其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楞伽之眞識宜不得比而同之矣○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遠人以爲道矣○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浸淫失眞誠知所謂良知而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眞妄公私

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答徐少湖）○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答問）○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良知乃本心之眞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眞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眞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眞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眞誠惻怛。即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即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疎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疎內外之分。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未嘗有親疎內外之分也。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答王克齋）○兄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爲本性。不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歧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如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善惡惡。（答陳明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

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
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馬問菴○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
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眞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答高
公敬○中離懲忿窒慾爲第二義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
慾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且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
○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
不待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亦作一善何嘗鶻突
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眞體要皆助長必
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眞必不至爲惡
不勞過爲猜防皆日新之語答王士官○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
體亦卽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
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寄雙江○大抵學不必過求精

微但麤重私意斷除不淨眞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
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眞實根脚可劄定得安望其
有成也寄橫溪弟○好惡與人相近言蓋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後
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著落矣答朱芝山○自謂
寬裕温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
忿戾近齋莊頊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亳釐不辨離眞逾遠
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
能明辨之寄赦純之○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爲良知正
是麤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
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
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
此卽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

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唯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答陳明水）○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卽懼意也。卽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恬靜自如。卽樂意也。卽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遷。留重滯。故無所。（答王堪齋）○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

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問謂知卽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寄雙江○來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謂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歧而二然此亦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旣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眞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

渾然一體者也。(答王新甫)○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答陳履旋)○格物致知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却大學本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愼其獨知而格之，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慊其知。(答馮守)○立心之始，未見有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方爲格物，苟分別種種順逆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興沮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畏)○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停安，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內外之分也。○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亦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二。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答項甌東）○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答雙江）○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卽是致虛。眞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愼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障蔽。（答賀龍岡）○凡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

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答鄭元健 ○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即是不曾依著良知。若謂依著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 ○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敵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尚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

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謚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閱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坐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蘄人之信已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眞體光明瑩徹萬物見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卽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菴滀相斡合謂雙江所言眞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

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爲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尚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實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者求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漢爲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本原之地要不

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即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貞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奪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即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二義矣。○以獨爲知。以知爲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之於外。縱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過事窮理而後然耶。即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爲伯者

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答亢○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為是哉答東廓○疑予說者大略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蕃不得力是脫略事為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臭口味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使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使之發者長慾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真純湛一由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湛一即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真純湛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為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致吾之知縱使知之其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貫顯微內外而一之也○虛明者鑑

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即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盍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為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即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然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為之也平旦之好惡夜氣之虛明為之也寄王龍溪○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景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為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為具足以知覺為良知以不起意為工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為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悅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為主虛寂未發為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覩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緊要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今之為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眞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為得手也寄劉兩峯○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靜安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可謂知止之功乎答黃洛村

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

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旦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曰寂本無歸即感是寂是爲眞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即情是性乃爲眞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艮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同上○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謂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覩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覩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愼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愼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答應容菴○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爲不謬世顧有見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眞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眞者乎絕無一毫人力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自然而然稍涉人爲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慊遠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

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二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祇自疲以速化耳（答緒山）○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萬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答鄒西渠）○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答戴伯常）○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志之正也○自世之學者不求滌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肫肫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籠罩之說謂是爲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所貴乎良知者豈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答董明建）

困辨錄

辨中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觀聞何有哉○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卽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眞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

明白直指。○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性體本自戒懼。才頽惰便失性體。○或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愼恐懼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却是靜根。○感應神化。才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意。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靜。○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齊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愼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哀哉。○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之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役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

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養而不窮也○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為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七竅也

辨心　寡欲之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視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白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忘矣○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尚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爐點雪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

辨素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已者也位之所值雖有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
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處之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
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

辨過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
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耻其安
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耻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
其耻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人之心生生不已故
感於父子則爲慈孝感於昆弟則爲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
欲謀爲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
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　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
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不見所欲
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
中爲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
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爲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
切近工夫

辨神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
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
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
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
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
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

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誠　子莫執中蓋欲擇爲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耳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愼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爲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閡慶棄中亦襲也況未必中乎○問閒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遂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嚢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

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滾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裡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

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豫章曰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如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不假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爲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責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跲疚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

常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爲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鍵節概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揆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明儒學案卷十七終